

危局



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银行信贷风险、资本运作、权力争夺的真实内幕
揭开浮华社会背后的生存厮杀与荣辱沉浮
日本经济的今天，是否会成为我们的明天？

日本“经济小说之王”高杉良畅销十年之久的重磅力作

[日] 高杉良◎著

潘太史◎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危局



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日] 高杉良◎著

潘太史◎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局: 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上) / (日) 高杉良著; 潘太史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1

书名原文: 消失

ISBN 978-7-5086-2293-4

I. 危… II. ① 高… ② 潘…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5996 号

SHOSHITSU by TAKASUGI RYO

Copyright © 2007 TAKASUGI RY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DIAMOND,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IAMOND,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危局——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上)

WEI JU

著 者: [日] 高杉良

译 者: 潘太史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484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1295

书 号: ISBN 978-7-5086-2293-4/I · 14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协立银行（后更名为JFG银行）人员：

竹中治夫

董事、公关处处长（后改任中岛分行行长），本书主人公

阿川拓志

总行行长

铃木一郎

最高顾问

山崎郁夫

专务董事（仅次于总行副行长，主管监察），后任总行行长

小林正人

常务董事（仅次于专务，主管总务），后任总行副行长

森山清

专务董事（主管综合规划），辞职后进入协立租赁公司任职

坂田升

总行副行长（主管营业），辞职后进入该行控股的信用卡公司任职

杉本胜彦

董事、日本桥分行行长，后任规划一处处长

相原洋介

常务董事、人事部部长

斋藤弘

原总行行长

冢本贞夫

监察二处处长、前规划一处处长，与竹中同期入职

迁洋一

公关处副处长，随后接替竹中担任公关处处长之职

水原敬之

总务处副处长，与竹中为大学同窗，同期入职

大森太郎

中岛分行副行长（特命监察专员）

山本亮太

中岛分行副行长（主管营业）

富久征一郎

中岛分行副行长（主管业务）

竹中治夫的家庭成员：

竹中知惠子

竹中治夫之妻

竹中惠

竹中治夫之女

竹中孝治

竹中治夫之子

神泽孝一

竹中知惠子之父

神泽达子

竹中知惠子之母

其他相关人物：

佐藤明夫

熊野建设公司总经理，原协立银行常务董事

永井卓郎

协立租赁公司总经理，原协立银行专务董事

铃木雅枝

铃木一郎之女

川口正义

住宅开发核心企业 MORIKAHU 公司副总经理

夏川美智雄

企业经营顾问

儿玉由纪夫

调停大佬

北田和夫

曾经作为东亚银行行长推动三行统筹经营，随后担任JFG控股公司总裁

铃木彻太郎

铃木工程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工藤明

五井住之江银行船场分行行长

三上治雄

税务代理人

清水麻纪

原协立银行职员

(本书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目
录

第1章

降职外放

001

第2章

老奸巨猾的顾问

030

第3章

引咎辞职

078

第4章

分居状态

102

第5章

中岛分行行长

130

第6章

S案件

153

第7章

幸运的连休

168

第8章

创业者的执著

184

第9章

经营决断

226

第10章

离婚申请

273

第11章

短暂的暑假

305

第12章

前哨战

337

第13章

特别检查

375

第14章

名古屋总部全权代表

421

第15章

大清洗运动

452

第1章 降职外放



协立银行董事、公关处处长竹中治夫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文件，并随时指导下属的工作。秘书野村美树小姐突然轻声地说：“处长，相原常务的电话。”竹中赶忙抄起了电话。

竹中：“我是竹中。”

相原：“我是相原啊，今天中午共进午餐如何？咱们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鳗鱼了。”

竹中：“对不起，我这边已经有约在先了，实在抱歉。”

相原：“那就算了，请你今天下午1点钟到董事接待室来一趟好吗？”

竹中：“好的，一定遵命！”

2001年9月21日中午11点40分，竹中打算利用吃午饭的时间与公关处副处长迁洋一就刚才的那个电话交换意见，边吃边聊。竹中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担任人事部部长的相原洋介的这个来电肯定会涉及自己的人事变动问题，而且这种变动极不正常。

刚过正午，野村小姐端来了肉饼套餐以及茶水。两分钟过后，迁洋一走了进来。二人都身着白色衬衣，背靠沙发，相对而坐。

竹中首先说：“大约在20分钟前我接到了相原常务打来的电话，他请我一起去吃鳗鱼。他在当虎门分行行长的时候就有这个特点，只要请谁一起吃鳗鱼，准没好事！这次谈话的内容可谓板上钉钉，绝对是人事任免方面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有些不妙，他可能接到了行长的什么指示。”

迁洋一说：“我听说处长您在报纸上撰文披露，阿川行长有意出任全日本银行联合会理事长，无意中暴露了行长的心声而触犯了他。您的文章见报大约十天以后，行长或许感到尴尬而恼羞成怒吧。不过我倒是觉得，假如是由人事

部部长出面与处长您来谈有关工作调动问题的话，或许未必是坏事。”

在竹中看来，迁洋一是个比自己小两岁的晚辈，1976年入职，在那一批人当中无疑是最为出色的，而且背景十分简单，与上司和同事之间素无瓜葛，是个敢于直言己见的人。不过对于他刚才的那番话，竹中觉得多少有点儿过誉之词。

竹中：“你的解释不过是出于同情而已。不论再怎么‘犯上’，好歹我也算是JFG银行的董事，行长不该擅自将我打入‘另册’，十多天里竟然一次也不肯召见。现在想来真是悔不该当初陪同行长跑到名古屋去会见那个记者。记得那天不论在新干线的列车上还是抵达名古屋以后，我几乎与行长没怎么说话，而且宴会一直持续到很晚。后来我们一起在名古屋的宾馆里住了下来，按理说不至于惹他不开心啊。”

迁洋一：“作为公司职员，不应该对上司采取这种分庭抗礼的态度。依我看，行长当时对处长隐忍不发其实非常不妙。你们之所以在名古屋无话可说，正是应验了那句话——‘话不投机半句多’！”

JFG银行是一家合资银行，由协立银行与东亚银行两家共同组建，成立时间定于2002年1月。在这家新银行诞生之前，根据两家银行的业务剥离协议，包括协立、东亚两行以及协立银行加盟企业东邦信托银行在内的控股企业JFG控股公司已于2001年4月1日宣布成立。JFG是Japan Financial Group的缩写，即“日本金融集团”。JFG控股公司总裁由东亚银行行长北田和夫担任，而阿川拓志则被内定为JFG银行行长。

按照各大银行轮班当值的规定，下届全日本银行联合会理事长将由JFG银行行长出任。正因为如此，北田其实也有意担任JFG银行行长。对于一名银行家来说，全日本银行联合会理事长的头衔毕竟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阿川对此也是志在必得，当仁不让。

竹中：“看来他连公关处处长也不让我干了，免职令或许今天就会下达。”

迁洋一：“这个消息我还是头回听说。假如当真如此的话，那么咱们的行长充其量只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而已。我可以向董事会作证，处长您对这个傻帽行长是何等服从呢！”

听到迁洋一的这番高论，竹中兴奋异常，手舞足蹈地说：“作为职员，如此公然抗命是万万不能的！看来只好这样了，我的处长职位由你来接，你可千万不要推脱哦！”

二人光顾着说话，谁都没有心思把饭盒打开。

竹中来到秘书室的时间是下午1点5分，他确认了一下房间号以后，悄然

走进了三号会客室。5分钟过后，相原也来到了会客室。听到敲门声，竹中赶忙起身迎接，脸色也不由分说地变得严肃起来。

相原西装笔挺，满脸堆笑，或许是由于脱发的缘故，额头显得锃光瓦亮。他是1974年入职的，工龄比竹中长了六年，年纪应该在五十五六岁，但是看上去却显得苍老许多。其实竹中也已经不再年轻，头上也长出了不少刺眼的白发，只是还没有发展到满头银发的程度。

相原：“气色不错嘛！”

竹中：“我如今可谓是落魄潦倒，常务您总是那么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相原：“哈哈，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这对你来说或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协立银行的呆坏账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同时也是经营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我现在宣布，总行决定委派你担任中岛分行行长，为期两年。虽然我也不希望你离开这里，不过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忍痛割爱了。临危受命，非君莫属！”

竹中闻听此言不禁勃然变色。

在与竹中同期入职的人当中，董事、日本桥分行行长杉本胜彦一向被公认为老大，如今已经被调回了总行。按理说竹中即使外放的话也应该去补他的缺，而相原却宣布委派自己出任中岛分行行长，这难道不是降职吗！于是他说：“我倒觉得索性连同董事之职一并免去或许更加有利于开展工作。”

相原：“别瞎扯！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降职。总行是想让你全权负责处理关西地区的所有呆坏账，其职权远在中岛分行行长之上！”

竹中：“这是行长下达的命令吗？”

相原：“我知道行长与你之间有一些成见。这件事情我与森山清专务商量过了，一致认为你最好还是暂时离开总行避避风头为好。”

森山清主管综合规划，是竹中的顶头上司，由他出面来向自己征询意见可谓顺理成章。不过森山现在的态度却十分冷淡，谁都看得出他是在有意回避竹中。

相原：“森山专务对行长的意图当然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也直言不讳地说，将竹中这样优秀的人才排挤出局未免过于可惜，所以想采取这种紧急避难的方法将你保护下来，以便继续为本行效力。”

竹中：“我当然不会对人事调动说‘不’了，请问到任日期定在哪一天？”

相原：“10月1日到任。”

竹中：“明白了。我的公关处处长一职由谁接任呢？”

相原：“我想先征询你的意见。”

竹中：“我认为由副处长迁洋一接班为宜。”

相原：“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这样决定吧，相信森山专务是不会反对的。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对你说清楚，总行决定将规划一处处长冢本贞夫调任监察二处处长，这对于他来说是回炉重炼，因为处理呆坏账已经成为本行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了！希望你们二人同心同德，联袂上演一台好戏。”

竹中：“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可以吗？”

相原：“当然可以。”

竹中：“冢本调任后由谁来补缺？”

相原：“杉本胜彦。他曾经担任过跑部专员，专门负责处理与财政部的相关事宜，表现优异，是本行‘佐藤派’当权时期硕果仅存的几员干将之一。阿川行长对杉本的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比老实本分的冢本更加可靠！”

在铃木一郎担任行长期间，常务董事佐藤明夫凭借自己掌控总行行政室之便施展铁腕手段，成为银行界人士评头论足的焦点。佐藤最为标新立异的行动就是创建了“行长助理制度”，副行长以下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看其脸色行事，他本人很快便因此而臭名远扬。佐藤派的说法也由此而来。这个助理小组由七人组成，除了佐藤以外，专务董事山崎郁夫也厕身其中，他的作用无非是拉大旗做虎皮，以便为佐藤等人的肆意胡作非为鸣锣开道。

相原：“你好像对杉本出任规划一处处长有不同看法啊！”

竹中：“这是哪里话。他在日本桥分行行长任上劳苦功高，早已修成了正果。我认为是称职的人选，而且他与东亚银行之间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竹中的这番话并非言不由衷，他对杉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的那些事情似乎不必再斤斤计较。若是放在以前，他对于杉本那种两面三刀、暗箭伤人的做法绝对会念念不忘的。

竹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迁洋一早已等候多时了。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2点，二人再次走进那间敞开窗户的会议室继续谈话。

竹中：“我已经被调任为中岛分行行长，限于10月1日到任，董事的头衔也保住了，这多半是森山专务暗中援手的结果，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迁洋一：“不过如此外放怎么看也像是降职啊。”

竹中：“中岛分行行长不过是个名义而已，总行是要我全权负责关西地区所有呆坏账的处理。我还想再向你透露一点儿其他内部信息，冢本也被调为监察二处处长，该处在中岛分行设置了一个监察专员，办公室就设在行长室对面，他的人事调动按理说不应该是降职。监察部门向来由森山专务统辖，只要想明白这一层，对于如此的人事布局或许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迁洋一：“是这样吗？规划一处处长，历来是处级干部中的老大啊！”

迁洋一的说法或许不无道理。阿川行长认为“冢本老实本分，而杉本则更加可靠”，如此厚此薄彼的评价令竹中着实难以接受。

迁洋一：“离10月1日已经不到10天了，处长是打算单身赴任吗？”

竹中：“这恐怕只能听天由命了。三年半以前我担任梅田站分行行长的時候就没有家眷相伴，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着实不错。”

迁洋一：“山崎专务与杉本董事，他们二人当年都是‘佐藤派’中的得力干将，没想到直到今天仍然未被清洗出局，其韧性之强实在是令人佩服。”

竹中：“以佐藤为首的助理小组共有七名成员，不过他们当权的那个时期却堪称本行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收益率在同行业中力拔头筹。杉本在跑部专员当中属于超一流的角色，他在那个岗位上可谓如鱼得水，我虽然与其资历相同却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他的自信与傲慢令人叹为观止，我当时的的工作只不过是跑腿催账而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杉本当年出手阔绰，频频光顾“料亭”等高档餐厅。竹中也曾经沾光蹭过一顿大餐，至今回想起来依然犹如梦中一般。

迁洋一：“冢本的作风是稳扎稳打，与其将他调职，我倒觉得规划二处处长宫田更适合监察工作，再说人家与东亚银行的合营事业也干得十分漂亮。阿川行长、森山专务对此应该心中有数啊！”

竹中：“此言有理。不过继续让冢本负责住宅管理机构那样的大客户也着实辛苦，而且他本人也的确是处理呆坏账方面的专家。就我个人来说，能够与冢本并肩作战可谓求之不得。虽说这次调动有降职的味道，但或许也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迁洋一：“但是对于宫田来说，作为下级与杉本一道共事可谓勉为其难了，二人在能力上的差距绝非一星半点。”

竹中：“不可一概而论，或许人家宫田是一直深藏不露呢！一个人的本质和本性是很难改变的。我当年在担任跑部专员的时候曾经是杉本的下属，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在山崎专务手下做事，本人当时根本就没有大展宏图的欲望，当然他也不可能给我一试身手的机会。阿川行长本想彻底肃清佐藤派的势力，不过目前看来杉本却成功地赢得了他的信任，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你的提醒非常及时，对此我们万万大意不得。”

迁洋一：“原来一直担心处长会就此消沉下去，现在看到您还是这样振作，我也就放心了。”随后迁洋一对竹中深鞠一躬，竹中连忙伸手将他扶起。

竹中：“差点儿把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公关处处长一职已经决定由你接

任，森山专务与相原常务均有此意，我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这肯定是竹中竭力周旋的结果，想到这里，迁洋一时皱起了眉头，显得十分窘迫。

竹中：“这些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跟着我这个上司也不知是福还是祸。”

迁洋一：“我不是荣升了吗！当然是托您的福了！”

迁洋一是个腼腆的人，他能当面说出如此感恩戴德的话，使竹中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于是竹中笑着推了他一把，高兴地说：“对你的荣升表示祝贺！”

迁洋一：“感谢处长的栽培！不过我一想到您此时的心情，顿有唇亡齿寒之感。”

竹中一边起身，一边回答：“我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你不必为此担心。”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竹中只好强颜欢笑与迁洋一告别。



9月22日，星期六。这天晚上，竹中一家四口难得团聚在一起。

竹中的妻子知惠子现年48岁，是一名专职主妇，女儿竹中惠（小惠）已经是一名具有三年工龄的办公室文员了，儿子竹中孝治则是国立一桥大学经济学院三年级的大学生。

四人围坐在餐桌前共进晚餐，这样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屈指可数。四口人在家里都穿着运动衫，知惠子上身套了一件牛仔服，小惠下身则穿了一条过膝短裤。

竹中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小，随后将话题转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动方面。

竹中：“我已奉调令担任大阪中岛分行行长，上面要求10月1日到职。小惠如今已经工作，孝治明年也该升入大四，离求职已经为期不远了，混个毕业文凭应该没问题吧。”

知惠子闻听此言顿时目瞪口呆，匆忙问：“这也未免太突然了吧？”一旁的孝治则更是满脸不高兴。

竹中：“别担心。你不是常说就算没有我也照样可以把孩子抚育成人吗？”

知惠子笑着问：“你好像是话里有话啊，我怎么有些听不明白呢！”

竹中：“你们心自问吧，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孝治：“爸！你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这么跟妈妈说话呢！”

竹中严厉地瞪了孝治一眼。孝治心领神会，改口说：“不过爸爸平时对妈妈实在是好得有些过分，总是以立志成为一名伟大的银行家而自勉。我要是爸

爸的话，早就想和妈妈离婚了。”

知惠子顿时怒目圆睁，厉声说：“我可是个本分的人，都是你外婆胡思乱想，无事生非。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让她打消疑心，不是从网球俱乐部退会了吗？连打高尔夫球的地方都更换了。如果孝治想去的话，高尔夫球我也可以放弃，只是不想浪费那张会员证而已。”

孝治：“我可没说妈妈不该去打高尔夫，只不过是想知道你到底和谁搭伴罢了！”

竹中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大声说：“孝治！赶快住嘴！我现在说的是调职问题，三年半以前的那次调职爸爸就是单身赴任，这回还想如此，每月回家一两次，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

孝治：“我反对，你应该带妈妈一起去。姐姐和我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完全可以独立生活。爸爸一人出门在外，需要妈妈在身边照料。”

孝治的这番话完全是成人的口吻，竹中不禁大吃一惊，于是说：“孝治孝心难得，爸爸的事情你们做子女的不必操心。尤其是孝治马上就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如果自己不抓紧的话，到时候没钱花了可不要向你老爸伸手哟。”

孝治：“那您更要把妈妈看紧呀。我要是向她借钱呢，老爸不就没辙了吗？”

竹中：“毕竟已经有过一次调职的经历了，许多事情即使操心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听听你妈是什么意思。”

看到孝治紧绷着的那张脸，知惠子简直是怒不可遏。她尽量和缓地说：“我还是像上回一样，乘坐新干线在东京与大阪之间两头跑呗。”

孝治：“妈妈，看来老爸调职不常回家更合你意吧！这个态度也太不负责任了！”

竹中唯恐事态继续扩大而不好收拾，只好再次大声说：“孝治！还不住嘴！”

孝治不满地说：“其实爸爸也不是什么圣人，一天到晚只想着自己如何才能出人头地！”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对于一个锐意进取的人来说，离婚无疑会对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在自己的记忆中，似乎从未对孝治谈到过如此深层次的问题，联想到此番突遭降职，竹中顿时感到郁郁寡欢。

就在这时，清水麻纪那张清纯可爱的脸蛋浮现在竹中的脑海中，尤其是她那一对酒窝更是甜美可爱。

四年前，竹中之所以对知惠子的红杏出墙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与麻纪的不

告而别或许不无关联。

麻纪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曾在丸野证券伦敦分部（英国法人）供职。她给竹中寄过一张明信片以后便杳无音信，踪迹皆无。作为一名女中豪杰，清水麻纪想必正在职场上施展才华，如此飒爽英姿对于任何男人都是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不过这对事业和家庭均不顺利的竹中来说，已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了。

知惠子：“孝治！不要总是用那种怪怪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完全无愧于心，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孝治依旧不依不饶，并且针锋相对地说：“在那些高尔夫球友当中，好像有个家伙就是您在网球俱乐部中结交的旧相识吧。老爸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也太差劲了！”话音刚落，孝治便撇下筷子离席而去。

竹中已经完全沉浸在对清水麻纪无尽的思念之中，见到如此情景，刚才的一切美好回忆一刹那烟消云散。

竹中：“孝治所说的是事实吗？”

知惠子一直盯着孝治远去的背影而愤愤不平，气呼呼地说：“他胡说！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孩子最近确实有些不太正常，他的青春期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是不是在学校里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竹中：“小惠，你平时与孝治接触不少，听到些什么没有？”

小惠听到父亲问她，这才开口：“除了不再玩橄榄球以外，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竹中：“他交女朋友了吗？”

小惠：“那还用说！爸爸，您问这个问题未免也太落伍了吧。”

竹中不由得苦笑了一声，随后又开始自斟自酌，并且不无失落地说：“的确如此啊！仔细想来你们姐弟二人都已经长大了。小惠对爸爸的调职也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喽！”

小惠：“人家可不是那个意思。”

竹中：“哼！”

小惠：“作为工薪阶层，工作调动不是家常便饭吗！就拿我所在的公司来说，降职也罢，荣升也罢，人事方面的异常变动对于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家伙来说自然无比敏感，不过对于我这样的小文员来说就毫无关系。”

小惠在一家大型电机企业上班，不过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零五个月的工龄。虽然她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不过看问题还是相当尖锐的。

竹中：“你们公司如何解决裁员问题？”

小惠：“无非是把那些被裁员对象轰到下属的子公司去。将法定60岁退休的人提前到55岁劝退，总之就是迫不及待地裁减正式职员。”

由于小惠无意中转移了话题，竹中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当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知惠子正在狼吞虎咽，仿佛若无其事似的，不禁又重新回到了先前的主题。

竹中：“本次调职，我决定一个人去。”

知惠子：“这样也好。”

竹中：“明白了，我意已决。”

知惠子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这次调动应该是荣升吧？”

竹中将杯中的啤酒一口喝干，500毫升的酒瓶已经完全见底了。他对知惠子说：“去给我倒一杯威士忌来。”

小惠：“我这就去拿。”

“小惠自从工作以后看来还是有点儿长进啊！”知惠子随即起身离席。

只见小惠异常麻利地将一瓶威士忌以及冰块、矿泉水还有两个大酒杯一起端上了餐桌。随后说：“你们老两口也该好好说说心里话了。我先去洗澡，然后就到二楼去看电视。”随后便从容地离开了餐桌。

知惠子调好了两杯酒，端起酒杯，对竹中说：“为你的荣升，干杯！”

竹中实在搞不清楚知惠子到底是单纯还是当真不明事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愤愤地说：“我原先担任协立银行公关处处长，这个职位在处级干部中位居上游，现在却要担任大阪中岛分行的行长，你难道还认为是升迁吗！”

知惠子：“啊？原来不是高升啊！”

竹中：“当然不是。这分明是降职使用，大大地降职！”

或许是由于过于激动，竹中突然感到大脑发热，于是将杯中的威士忌一口喝干。两杯酒下肚以后，竹中多少有了一些醉意，在斟酒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而倒出了三倍的酒量，以至于根本无法再添加矿泉水和冰块了。于是他只好先用嘴抿了一口，随后便放下了酒杯。

知惠子的脸色顿时变得通红，迫不及待地问：“大大地降职？此话当真？”

竹中：“当然。而且重返东京总行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但还不至于丢掉饭碗。”

知惠子：“你是不是犯下什么重大错误了？”

竹中：“那倒没有，只是有人出于感情用事对我打击报复而已。”

知惠子：“难道仅仅因为感情用事就把你降职了？而且是大大地降职？到